黔江剿匪斗争简述

谢世龙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即部署向西南进军，解放西南各省。第二野战军在刘、邓首长的率领下，于七月开始向西南挺进。一路上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十一月十二日即解放了川鄂、川湘公路交通枢纽——黔江县城。

黔江解放以后，由二野三兵团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副团长康锡迪同志任代理县长职务，宣传政策，发动群众，维护治安，征借军粮。十一月二十一日，上级正式委任的县长王政同志到职接替全县各项工作。十一月廿五日，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时，大军过境，声势浩大，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残余势力，未敢轻举妄动，暂时处于蛰伏状态，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

在解放大军过境的同时，1949年12月3日，四川省第八区专员庹贡庭亲领国民党、张群的命令，来到鹅池乡滲坝岩窝坨，召开了有陈铨、谢建安、周正治等二十余人参加的“反共会议”，重申他在是年8月酉阳“应变会议”的主张，并以“舍家才能保家”的口号，煽动人心，策划成立土匪武装上山“打游击”，他见陈铨、谢建安等早已对此有所准备，便委任陈铨为“纵队”司令，谢建安为副司令。随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庹贡庭到湖南龙山县八面山麓的岩科落，于1949年12月29日召开了瞿波平、杨树成、师兴周、陈铨等人参加的“反共会议”，成立了“川黔湘鄂民众自卫委员会”，庹贡庭任主任委员。“委员会”下组织“川黔湘鄂民众自卫军”，分为八个纵队，陈铨为第七纵队司令，以龚滩为据点，活动于酉阳、黔江各地。接着又委任杨德滋为副司令，土匪的队伍就明目张胆地拉起来了。

解放大军过境以后，驻守黔江县城的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营，编制不过二百人。各区成立区武装队尚在组建之中，兵力都很薄弱。一些地主豪绅在合理负担军粮的政策面前，不得不第一次承担了缴纳军粮的任务。但他们深为不满，甚至感到恐慌，认为“今不如昔”，总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军统”潜伏特务早有伺机“组织武装打游击”的预谋，各股反共势力的暗流一齐涌出，杨德滋部即拥有一千五百余人，步枪千余支，自立为“十三纵队”，自任纵队司令，韩孝顺、周正治为副司令，与第七纵队互相呼应，沆瀣一气，狼狈为奸。1950年1月23日，杨、韩、周等匪一起去抢劫、占领了龚滩，土匪气焰甚嚣尘上。1950年春节期间，土匪觊觎黔江县城，纠集了一千余人将县城围困，岂知城内干部、驻军“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而土匪人数虽多，尽是乌合之众，尽管围城数日，只敢在山上鸣枪嚎叫，几次贸然进犯，均遭迎头痛击。古历正月初四，解放军守城部队以四个排的兵力主动出击，冲向黑山一带的土匪阵地，一举歼灭了土匪大队长汪国风及匪徒三十余人。汪国风被打死后，其余匪首丧魂落魄，杨德滋、周正治、龚云龙

等带着队伍纷纷向五里、正谊、金溪方向撤逃。

1950年3月1日，杨德滋、周正治、孙鹏程等又纠集逃匪五百余人进攻河口区政府。在风洞沟、大堡上遭到解放军及区武装队的反击，击毙了一个姓颜的队长，土匪顿时慌乱溃退，当晚向黔南方向的学堂坪逃去，妄图与谢建安匪部汇合后，再度围攻黔江城。时值解放军九五团一营进驻鹅池，谢建安认为有机可乘，又约集杨德滋等合围这支部队。1950年3月11日，我军在学堂坪一带与土匪发生激战，杨德滋、谢建安、龚云龙、周正治等股匪一千四百余人被打得惨败，死伤二百余人，被俘七十余人。匪支队长吴鹏生被当场击毙，杨德滋在逃跑中手枪被撵落，谢建安的帽子鞋子都跑落了，龚云龙险被活捉，众匪徒被追赶得到处乱窜。谢建安直接指挥的支队被打垮后，只身拣小道经渗坝逃往彭水梅子垭。杨德滋、龚云龙收罗残兵败卒数百人向黔西北方向逃窜。他们由筲箕滩，经岔河、沙坝、蔡家槽到胜地坝、天子坪一带驻下，一方面与黔西北张纯德、刘朝庆、李永吉等股匪汇合，以壮大声势，同时可以避开剿匪部队的锐利锋芒。寇能往我亦能往。1950年3月25日，当杨德滋带着几百匪徒从胜地坝出发，上午八时，在土地垭与我军十五团三营相遇激战数小时，结果土匪被打死七人，受伤数人，被俘十一人，其余匪众见势不妙都想逃跑，杨德滋也手脚无措，只好让匪众丢掉大米、猪肉及大洋等从原路逃回舟白五台坡后的大山上。

在土匪连遭两次打击之后，不敢大股进行活动了，乃分散进行小股活动。当被解放军追击时即伪称是办庄稼的农

民。这时剿匪部队为了保证交通安全，在川湘公路沿途场镇都分派部队驻守，发动群众，调查匪情，一有情况，即进行追剿，致使土匪不敢公开活动。但有些股匪集聚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县、区毗连之地，收粮收税，派人派枪，强迫群众出力出粮，继续扩展土匪势力。十三纵队独立支队长谈竹安，在新建乡公然叫嚣成立“乡政权”，孙鹏程在金鸡坝成立了“联英会”，周正治逃到廖家湾与其岳父刘湘迪一起，妄图依靠地形险要而长期顽抗。

1950年4月21日，解放军剿匪部队对刘湘迪的廖家湾进行围打，因准备不充分，未能攻下而主动撤离。5月21日又再次围打，由于土匪在外围策应，加上“神兵”的疯狂冲击，亦未攻下还受了一些损失。6月6日第三次围打时，刘湘迪已得消息提前逃跑了。

这段时间，杨德滋带领四百余人来到中坝场，解放军十五团三营派出部队于5月16日下午前往追剿，部队去时，土匪已撤离街区驻河对岸的马长岭、木耳山一带。5月17日凌晨，解放军发起猛攻，锐不可当。土匪边打边退，仓皇逃窜被打死1人，打伤12人，被俘4人，余匪往黔江通往咸丰的钱子口逃去，在湖北地界见四野部队追剿甚急，乃折向东南逃往马喇湖与童光祖、石保邦等部汇合。6月21日，杨匪又被解放军十五团一营、二营两路合击，遂向灰千梁子溃逃。童光祖惨败后，只身逃往湘西、化名隐藏、至1953年卒被捉拿归案。石保邦逃回酉东，后在酉东会剿中被打死。杨德滋从大山又迂迴到五里、甘溪一带，于1950年7月17日在苍坝沟一仗，被消灭80余人，弃尸遍野，杨德滋带着少数亲随逃去酉

东，后在酉东被捕。

1950年7月上旬，刘湘迪、周正治、陈殿邦、龚云龙等与彭水的土匪刘学古、焦崇益、曾伯涵等部汇聚在西泡、板方坪、庙堂坝一带，各股合计约三千人。酉阳军分区统一部署，並与涪陵军分区联系，调了解放军九五团、十五团、一〇七团，对酉、黔、彭三角地带的土匪进行会剿。7月21日板方坪一仗，消灭土匪200余人，俘获50余人后，土匪四面逃散，龚云龙、刘湘迪、周正治、刘学古等部又窜向白土、金溪一带。1950年7月31日在金鸡坝一仗，孙鹏程的“联英会”被击毙了二十余人，伤数十人，其余匪徒只顾逃命。龚云龙、周正治带着残部经金山盖，过八面山，逃向小南海，驻在板凳岩，又被四野的便衣队侦察到了，于1950年8月初的一个早上，向匪群突然进行打击，因系从土匪内部“开花”，弄得土匪晕头转向，只得拼命逃跑，有的落水，有的跳岩，边逃边散，各逃生命。最后只剩下龚云龙、周正治等三人还在一起，又怕追击，便逃往平溪附近的汉王洞内躲藏起来。后又听到谢建安在芭蕉洞、陈殿邦在山王洞内躲藏均被一网打尽的消息，也不敢在洞内久留了，乃策划准备路费向酉东逃跑。出洞后，龚云龙、周正治先后被剿匪部队捕获，另一人亦向政府投诚自新。

1950年10月底，各股匪首基本解决，逃跑到酉东的杨德滋也被促拿归案。除打死的外，投降自新的匪众计四千余人。剿匪斗争胜利结束。

黔江解放初期的土匪，是国民党残留军警、潜伏特务、旧乡保长和地主豪绅、流氓惯匪各种势力的大杂烩。它不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为了抢夺财物，而是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剿匪斗争，实际上是解放战争的继续。当然，国民党的八百万正规军都被打垮了，而这批残余势力的蠢动，也只不过是怀着痴心的梦想，进行垂死的挣扎而已。

在剿匪过程中，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指挥及部队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以及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出现了许多可歌可颂的英雄事迹和战斗集体，受到川东军区和酉阳军分区的嘉勉、表彰。出现了不少拥军爱民的动人事例，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树立了学习榜样。有的干部、战士和农民积极分子在剿匪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将永远铭记在广大人民的心中，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深切怀念。

中共黔江县委第一任书记侯书堂给各区负责同志的两封信

编者按：我们在查阅文件资料中，发现了中共黔江县委第一任书记侯书堂同志于1949年11月30日、12月5日分别写给各区负责同志的两封信件。这两封信件对研究我县解放初期建立人民政权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历史，具有一定的作用和价值。现将原件摘刊于后。

侯书堂致各区干部信

为迅速恢复地方秩序，安定民心，便于我们顺利开展工作，根据区党委首长路过此地的指示，特提出如下几点：

一、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的旧人员一律暂时留用，特别是旧乡保长，要命令他们继续供职，本着政府法令作事。但现在黔江的情况，则有些与此相反。如有的乡长由于过去罪恶多端不敢出来向我们接头作事；有的对我政策不够了解，现在仍等待观望没有出来；目前已与我接头开始工作的，只是旧乡保中的少数。因此，各乡来县接头的多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我们为了当前军粮供应，就把凡来接头的即下委托书，着其协助工作。经区党委首长指示，这在工作中是很容易引起他们之间的宗派斗争。因此我们决定：

①原来县委决定对旧乡保长要使其继续供职的原则，仍

希望坚决执行，如有个别借故推委，借故退职的一律不准，着其按政府政策办事，从工作中立功赎罪。

②凡持有政府委托书协助工作者，应很好地进行教育。如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可暂调区政府协助工作，将来县委开训练班时全部调来学习。这样，既减少他们之间的宗派争争，又可增加我们的力量。

③我们暂用保甲长问题，如有群众不满，向我们提出意见，应很好地向群众解释。但注意暂时不要太露骨的进行阶级教育，应讲究策略性。

二、为了应付当前工作，特别是安定民心，各区应很好了解各乡的士绅名流，召开座谈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团结他们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应将当前工作，如筹借粮草，争取顽匪等对他们说明。我们在态度上要适当谦虚，有意识地策略地与他们结成统战，如征求他们的意见，今后大家如何协助政府作事。在生活上也要适当照顾，如管一管会议中的吃饭喝茶等问题。开这个会，不要害怕，如个别的统治一方的恶霸地主，都可以邀请参加。本着县委上次布置的宣传内容，你们可适当补充。估计这个会开得好，将有这样的作用：一是他们可能自动纳粮草，一是他们提出今后如何帮助工作。

三、关于市場问题。近几天城内情况是物价逐渐上升，特别是蓝纱布。但不管怎样上升，总的物价还要比秀、酉两县低。各区都有乡、镇，如果这样继续上涨，波及下去，恐在短时间内市面上会发生交易断市的危险。市場的价过低，我们应认识到这对农民、小商贩是有害无益的，故应很

好考虑提高一些。关于银元与人民币的兑换比值问题，现在我们宜听其自然，不要过问。

以上三个问题，请研究执行。并将执行中的情况，发生的问题，及时报告县委，以便加强指导。

侯书堂（章）

1949年11月30日

候书堂致各区同志信

同志们：

自进入各区工作以来，将近十天了。在这十天当中，同志们克服了一切困难，使我党的方针政策与广大群众初步见了面，揭发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欺骗宣传，解除了一些疑虑，稳定了社会秩序，安定了民意民心。各界人民各安其事，照常营业，照常生产。特别突出的收获是同志们不分昼夜，不辞辛劳，筹借了粮草，保证了过境军队的供给，支援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胜利进军。

望今后在筹借粮草中，要注意调查研究，执行合理负担政策，以免发生畸轻畸重的现象。

此致

敬礼

中共黔江县委侯书堂（章）

1949.12.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运用统战“法宝” 遏抑石会匪乱

姜士允

在党中央、毛主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下，一九四九年四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之后，党中央、毛主席又及时制定了进军西南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军事进攻准备的同时，还对解放新区的政权建设作了组织上的准备，抽调了大批地方干部和一部份地方军队干部，组成了西南服务团。其任务是：紧跟作战部队之后，解放一地接收一地，逐步建立健全各级（县、区、乡）政权，做好地方工作，支援解放大军前进。我就是从部队抽调来参加西南服务团的。

黔江是十一月十二日解放的。解放后，即宣布成立了县人民政府，由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副团长康锡迪任代理县长。十一月下旬，西南服务团一团四支队到达黔江后，即由王政同志任县长，侯书堂同志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和张国良、杨世常、姜厚华三位同志被分配到石会区组建区人民政府，我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张国良任组织委员，杨世常任组织干事，姜厚华任文书。

新区组建后，人少事繁，百废待举，既要征粮保证过境大军的需要，又要宣传组织群众，安定民心。千头万绪，确实感到忙不过来。上级指示，可就地吸收一批干部，我们就

先后吸收了王化民、李玉忠（后因病回家了）、邓裕生、杨淳均、何达群、李崇山、王九章、杨立宪、龚良骧、高世荣、刘承相、袁立正、侯绍清等参了区里工作。四野部队五十军某部一个司务长叫梁兆临，因掉了队，愿意留下工作，我们也接收了。淮海战役中被俘获的一个士兵，名叫石培荣，他是广西人，遣散他回家，当时广西还没有解放，就来到四川，他找我们说家里亲人没有了，愿意在区里工作，经审查后，安排他作了区里的炊事员。

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部队一触即溃，其主力部队迅速土崩瓦解。但是，国民党有计划地布置潜伏下的大批反动武装特务以及旧政府官吏尚未彻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立即建立了县、区人民政府，并开始进行工作。由于大军过境声势浩大，局势暂时是稳定的，待解放军过境之后，国民党残余势力便勾结恶霸地主，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利用反动会道门发展反动组织，组成土匪武装，号称“反共救国军”，蠢蠢而动。他们抢劫白石区公粮，绑架河口区干部，猖狂一时，妄图颠覆我新生的人民政权，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咸丰、利川、彭水等地的匪情不断传来，形势险恶。我们将情况向县委汇报后，县委指示：石会区是黔江与彭水、重庆等地的交通要道，要下决心坚守，不能退却，做到人在阵地在。并通知白石区的同志也撤到我们石会区来。白石区区长史恒太、副区长吕希新带着区里的几个同志来到我们石会区。两个区的干部会合后，我们在一起分析形势：如果石会区出问题，可能出在谁的身上？从我们到石会区后，对当

地情况的调查和几次召开士绅会的座谈反映，以及平时的个别走访谈话，我们认为，舒鸣阶号召力强，善于笼络人，好绷面子，爱讲义气，有不少人对他还有好感，要出问题，很可能出在他的身上。但是，舒鸣阶在解放前，虽然当过巡官、乡长，可是和当地其他地方势力派存在着许多矛盾，他曾被轰到湖北去住了几年，不敢回家。后来，国民党势力派为了利用他稳定局势，才让他回到家乡，并当上了黔江警察局巡官，而且他又是袍哥龙头大爷。根据区别对待和政治争取原则，我们一开始便注意作了他的工作，看来是可以争取的，可是这一段时间联系少了，他也很少到区里来了。

当听到群众反映，近一、二天内土匪将在全县暴动。我和史恒太同志一同商量，认为先下手为强，如果让土匪把舒拉下水，再做工作就困难了。可眼下已临近旧历年关，本县的新干部都回家过春节去了，区里只留下了王化民、侯绍清等少数同志。

大年除夕的上午，我和史恒太同志两人全副武装向舒鸣阶家走去，其余同志在屋外的制高点观察动静。当时我们的布置是：万一情况有变，我们如果走不出来的话，那么舒鸣阶他们也别想跑掉。

我们俩走进舒家的大门，就看见他家聚集了一些人，有的在挑水，有的在劈柴，有的在打扫卫生，但都没来阻拦我们。他家的门道我已熟悉，我俩直接进了舒鸣阶的卧室，只见舒鸣阶和他的小老婆正躺在床上抽大烟。满屋烟雾，半明半暗。舒鸣阶一见我俩带着长短枪支突然登门，顿时非常恐慌，直吓得筛糠似的周身颤抖，以为我们是去抓捕他的。我

俩一见他吓成这个样子，只当没发现一样。我说："舒先生，今天是大年除夕，我俩代表区政府来看望您，给您拜年。"当他听说我们是去给他拜年时，我们才见他的脸色渐渐平静下来，马上连声"看座"，喊家人送烟、倒茶。

彼此寒喧一番之后，舒鸣阶说："两位钧座听到目前土匪的风声了吗？"史恒太说："舒先生了解的可能比我们更多！"舒就说他所知道的，某处有几百人，某处有几千人，某处又是几千人。看来似乎是想吓唬我们。我就说："广大群众在我们一边，哪会有那么多，即使有那么多，也不过是些乌合之众，没有啥了不起。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垮了，宋希濂一触即溃，这些土匪只不过是国民党残留下来的少数特务和反动军官搜罗的一些散兵游勇、地痞流氓，更不堪一击。他们的企图都是痴心妄想而已。别看他们现在狂吼乱叫，成得了什么大气候？"舒又说："您们从山东来到这里好不容易，有个好歹怎么办？"我说：我们是为解放广大群众而来的，我们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死了也是光荣的，如果你舒先生不明大义，被人利用，误入歧途将遗臭万年。刘、邓首长路过黔江时早就指出过：大军过后，有些残兵败将，可能进行捣乱破坏。这是预料中的事情。现在成都、重庆都已解放，只要解放军大部队一到，收拾庹贡庭（原国民党四川第八行署专员）、杨德滋（黔江县土匪头子），这千儿八百的毛毛土匪，简直不费吹灰之力，量他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舒先生，你的看法如何呢？

舒鸣阶听了这番话后，正在紧张地思索，没有马上回答。他的小老婆陈家秀很为舒的前途命运担忧，便紧接话题

说："姜区长，您的指示，当送我们读十年书，您看，得了不？前天，庹贡庭还派人送过信来（其实是庹贡庭给舒的委任状），还想叫我当家的去跟着他们一起混，叫他当什么司令呢（指"川黔湘鄂反共救国军副司令"）。舒见陈家秀露了底，更加忐忑不安。我就接着说："那是庹贡庭想借刀杀人，让你和共产党作对，使你自找苦吃。与人民为敌，这是绝没好下场的，希望舒先生三思，切莫上当。要看清形势，识时务者为俊杰。当然，舒先生的处境，我们也是知道的，他们要这样逼你，你也有难处，随你的便吧！我们不为难你。如果以后想通了，再回来，我们还是欢迎的。总之，今天把这件事情挑明了，证明你是深明大义的人。"

舒鸣阶边听边想之后，好象主意已定，松了一口气，诅咒发誓地说："哪个龟儿子再相信他们那些鬼话。他们的阴谋是：今天晚上全县暴动，要想整（害）你们。那样的话，我对得起你姜区长和史区长吗！我舒鸣阶不是那样狼心狗肺的人。"我说："舒先生，你的话我完全相信。你看该怎么办呢？"舒说："不要紧，有我舒鸣阶在，就有你姜区长、史区长在。如果有情况，在两小时内不向你们报告，伤了你们一根汗毛，以我全家性命担保。不过你要给我八百斤大米，我用来雇请八个人，东南西北一方两人，叫他们报信。一有情况，就及时送信给你们。"我说："那好办，我同意给你八百斤大米。"我以为他想乘机捞几个钱用，其实后来一斤大米也没有花。当时我们约定，信送去后，放在区公所旁边的土地庙内，用砖头压上，让我们自己去取。后来，他确实送过几次信，信上写的"平安无事"。有一次，县里要开干部

会，消息被土匪头子谈竹安知道了，想在途中伏击我们，并约起舒鸣阶一起干，舒没同意，并及时送信给了我们。

那天从舒鸣阶家出来，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我和其他同志会合后，简要地谈了舒说的情况，都说好险啊！庹贡庭在拉他，他如果不说出来，我们还不知道呢！他说“今晚全县暴动！”彼妄言之姑听之。既是这种情况，我们也没回区里，就在半山一户农民家里吃了晚饭。天暗以后，我们去到武陵山垭口一户农民家里住下，那里居高临下，石会周围的道路尽收眼底，便于观察动向。天完全黑了，石会周围，四面八方，果然喧闹起来，几路都是灯笼火把，又放鞭炮又打枪，朝石会场上蜂涌而来。看样子人数确实不少，后来据在场的人说，黑夜看不清楚，大约有二千人左右。我们见此情景，都很紧张，恐怕真的是暴动了，只好密切监视，看其势态的发展。当各路人马到达两会坝（区所在地）便安静下来，粮库所在地和区政府里均未见到火光也未听到枪声。过了大约一个钟头，只见一簇簇的灯笼火把又沿路退去，这时既没有放鞭炮也没鸣枪。看到这，我们也松了一口气，估计他们真的没敢动，只是让我们在山上冻了一夜。

第二天凌晨，正是大年初一，我们从武陵山的另一面坡下来，到了庞谭阶家（地主知识分子、曾参加共产党、后脱党）问他了不了解昨晚两会坝街上的情况，他显得很惊慌地回答：“他没去，是佃户去的。”我们叫他把佃户找来，那个佃户说：“昨晚舒大爷（指舒鸣阶，他是袍哥大爷）在会上说，叫我们不要乱动，头脑要清醒一些，弄不好谨防脑壳落地。一切行动要听从指挥，区公所的一切，丝毫也不能动。”这

时，我们才弄清事情的经过。庞谭阶留我们吃了汤圆，我们便先派人去区公所察看，果然未动。大家回到区里详细查点了粮食和弹药武器，确实一颗子弹未丢，一粒粮食未少。

打这以后，我们白天坚持办公，为防止万一，晚上便撤到山上农民家里住宿，天一亮又回到区里。这样坚持了个把月，局势更加稳定了。石会区的秩序安定，基本上没有出现土匪，只有少数顽固分子跑到彭水当土匪并在西泡一带拦路抢劫，造谣惑众，说姜某人已被"反共救国军"杀了等等。

为了澄清视听和稳定西泡乡的社会秩序，我决定亲自到西泡乡和广大群众见面，以揭露谣言，戳穿阴谋，争取群众，孤立敌人。主意打定后，就告诉庞纯才，说我第二天要去开会，叫他召集群众。庞纯才是国民党时期的老乡长，解放后留他继续供职的。他听到我要去召开大会，心里直打颤。心想这样乱纷纷的，未必真敢来，何必提前通知出去。万一出了问题，我这个乡长，如何担当得起！别忙，等姜区长来了再说。通知就搁下了。而我之所以头天就把通知发出去，就是想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当然坏人也可能知道，但群众是多数，坏人是少数，即使想捣鬼，也得考虑我们是有准备才去的。广大群众是注视着的，而且是白天行动，发现情况也好对付。

第二天早饭后，我和王化民、侯绍清一起出发了。我们三人步行三十华里来到西泡乡长住地大树坪后，先布置王化民在屋外警戒，我和侯绍清找到乡长庞纯才，问他召集的人在哪里，他结结巴巴十分尴尬地说："我、我……认为你们不会来，现在还没有通知出去。听说河对面彭水地界居住着二

百多名土匪。”我说：“我这不是来了吗？马上通知开会。”乡长立刻派人鸣锣通知，一会儿来了一百多群众，进会场时都逐一进行了检查，不许带武器。庞乡长说了几句话后，就让他在旁边陪着我们，我就讲开了。从国际国内形势，说到党的方针政策，揭露了谣言，分析其危害性，这些都是当时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只见不少人不断点头，还有人在轻声交谈。有的老年人生怕听不清，越站越拢来。我见群众听得入神，也就越讲越有劲，一口气讲了两个钟头，把准备讲的都讲完了。最后号召大家，有亲朋好友被迫去当土匪的，带个信儿叫他们回家生产，人民政府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最后，我就如何搞好春耕生产做了安排。

后会，不少人听说我们才去三个人，都议论开了，有的说：姜区长有勇有谋，三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就闯到大树坪了；有的说：你看他那魁梧的身材，两三个小伙子别想奈何他。有的人越说越神，说什么姜区长是双枪手，百发百中，这些传说，为我们扩大宣传，深化影响，有极大的作用，确实把土匪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西泡乡的民心和社会秩序从此安定了下来。

西泡这次大会，长了民众的志气，灭了土匪的威风。打那以后，土匪见了我们就闻风丧胆，不敢碰硬。有一次，一个姓向的土匪小头目，带了一帮人出来抢劫，和我们突然遭遇，但只是他们先发现了我们，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当时，土匪的人数比我们多几倍，又居高临下，如果向我们突然袭击，后果难以想象。但有几个土匪见我也在其中，便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